

# 玉梨魂

徐枕亚 著



## 导读

《玉梨魂》为骈体言情小说，三十章。1912年6月起在《民权报》副刊连载，次年1月由民权部初版，是民初最为畅销的小说。与作者的另一同负盛名的言情小说《雪鸿泪史》为姊妹篇。后者为日记体，为前者的续书，书中主要人物相同，情节增十之三四，诗词书札增十之五六。此二书问世后风靡一时，再版数十次，行销几十万册。新加坡、香港等地，亦多次翻印。作者徐枕亚(1889—1937)，名觉，别署东海三郎。为纪念亡妻蕊珠，又号泣珠生。虞南师范毕业，曾任小学教师。作者入南社后，主《民权报》笔政。

此书为鸳鸯蝴蝶派成型时期的奠基之作，乃民初重要小说作品之一，在近代小说史上，有其独特地位和代表性。作品在主题上的开拓之处是通过“寡妇恋爱”表达反叛封建婚姻传统的进步思想倾向。但作者思想深处仍受封建礼教的禁锢而不能解脱，因而深陷情与礼的矛盾困扰。表现在作品中，也呈现矛盾苦闷的复杂状态。但其中以同情赞赏的笔调描写一个青年寡妇难以抑制的正常七情六欲，终于被“礼”所吞噬，酿成又一桩杀人不见血的人生悲剧。在艺术上，多种手段精细动人的心理描写是其突破传统写法的一个显著特色。在结构上运用倒叙和跳跃式的叙事技巧。情节动人，有可读性。

无论从内容还是形式上看，本书均呈中国小说由旧变新的转型期特征，自有其不可抹煞的历史地位。

## 序

嗟嗟！情种都成眷属，问阿谁如愿以偿；孽冤浪说风流，知几辈同声相应。愧我攀登恨海，爱潮随心血俱平；怜君坐困愁城，急泪与情灰共热。怪春风燕鸟，闲窥失意之人；看明月梨花，悄作可怜之色。天涯沦落，举目无亲，客况萧条，只身有影。托幽兰以写恨，可泣可歌；挑咏絮之吟才，且惊且喜。从此春光漏泄，赠来及第之花；诗思蒙茸，抽尽相思之草。快向词场树帜，战蛾眉不惜才华；更从香国望尘，印鸿爪都成艳迹。忽陷爱魔之窟，暗暗无光；且登孽债之台，摇摇欲坠。两地多愁多病，不药春心；大家宜笑宜嗔，难为人面。嗟嗟！撮合山功亏一篑，欲罢不能；如意珠价值千金，何修而得。毕竟羞为薄幸，敢始乱之终弃之乎；居然强作庄严，期发乎情止乎礼耳。未许文君志夺，调红粉而重整恩情；宁教司马魂销，抚青衫以徒捐涕泪。无可奈何，报知己除非一死；必不得已，续良缘誓以来生。好事销磨，美人憔悴，至于此极，夫复何言！何幸移花接木，了其未了之情；那知云散风流，空作太空之梦。薄命花双枝递萎，可怜虫百足皆僵。尔乃马勒悬崖，不堕英雄之气；鹏抟大野，忽攀定远之风。是七尺奇男，死当为国；作千秋雄鬼，生不还家，岂不壮哉，亦可哀矣。从此《玉梨》成卅章之史，有心人替雪不平；火枣炙一味之哀，普天下同声一哭。

双热

艺苑

陈惜誓：

秋风自雪长沙涕，不为寻春恨较迟。

聊借美人托芳洁，哀吟愁绝楚湘累。

缺月昏灯梦似烟，还珠曲里恨绵绵。  
啼残多少哀鹃血，幼妇新词墨泪缘。  
居然锦瑟有知音，鹧无端百感侵。  
我未成名卿已寡，伤心更比古人深。  
捣麝拗莲总可哀，青陵幽怨付谁裁。  
情天颠倒鸳鸯劫，埋骨成灰恨未灰。  
匀碧轻衫检唾痕，十年抑塞付销魂。  
可怜莽莽黄尘里，只博蛾眉一笑恩。  
我亦幽情欲语难，茶开落几春寒。  
觥船一棹樊川恨，日袖君诗忍泪看。  
枕亚：

翠幄红闷梦迢迢，扇掩桃枝泪不销。  
楚客歌成香草怨，秦楼人望玉梅娇。  
图新蛱蝶惊崔鬓，带重蒲萄困沈腰。  
拨尽蛮弦商恨绝，那堪重问泰娘桥。  
身罹越网结千丝，练线空挑连理枝。  
血雨喷来红惨，香云剪后绿参差。  
孀雌影对春风冷，花豸啼深晓月知。  
手劈蓝笺五十版，怪他青鸟误佳期。  
鸳羈凤牯恨徒存，静理伽文昼闭门。  
一点心灯灰有焰，三生梦境石无言。  
黄花翠竹空中色，幡影钟声警后魂。  
不是薰禅求解脱，斑斑暮雨奈黄昏。  
空剩辛夷媚小亭，隔花人诵蕊珠经。  
温郎玉镜容分照，嬴女银箫恨独听。

冤死双魂迷凤子，长生一誓感牛星。

风轮转劫莺花幻，岂独冯家有小青。

题词

张含兰：

筠青梨白尽凋伤，惨淡胸襟激烈肠。

敢冀双飞同彩凤，非关浩劫历红羊。

蓉湖风月凄闺怨，鄂渚烟云吊国殇。

生既无聊宁惜死，男儿端合殒沙场。

情自缠绵意自痴，迢迢往事系人思。

休嗟儿女鸿毛命，谁识英雄马革尸。

侠义两全甘虎口，死生一半系蛾眉。

凄凉遗册传千古，端赖芳魂好护持。

唐左依：

不是巫山也断肠，落花庭院夜凄凉。

三生缘法凭心印，一缕情丝惹恨长。

清梦单寒怀倩女，芳魂缭绕哭真娘。

那堪回首梨花冢，滴滴犹余血泪香。（梦霞）

凄风苦雨掩重门，病骨支离梦不温。

两字情缘余碧血，一灯惨淡冷黄昏。

前生应欠相思债，此日来偿未了冤。

想得报君无别物，生时双泪死时魂。（梨娘）

诉遍相思倚遍栏，强行作合太无端。

由来好事摧残易，到底欢场美满难。

千种凄凉弦外听，一腔怨恨曲中弹。

如花天女散花去，试问郎心安不安。（筠倩）

陶采畴：

相思底事太情真，未许文君误此身。  
绝好良缘桃代李，难忘犹是意中人。  
绝命书来不忍看，无端风雨泣花残。  
春蚕到死丝犹缚，不是鸳鸯别亦难。  
冤得儿姑不自由，空余明月伴妆楼。  
早知未有双修福，悔煞当年作蹇修。  
投笔从戎去战争，男儿难获是荣名。  
拼将一死酬知己，莫笑书生竟殉情。

张荇青：

罡风一夜太猖狂，零落梨花满地霜。  
收拾寒香埋净土，不图同调有潇湘。  
一缕丝情逐絮飞，亭亭花下想依稀。  
春蚕作茧牢相缚，欲绾同心愿已违。  
青衫沦落无知己，红粉怜才独让卿。  
霜雪不渝松柏操，许从芸阁结诗盟。  
难将赤手挽情波，好事从来磨蝎多。  
蜚语含沙兼吠影，虚名误赚奈卿何。  
小别谁知成永别，痴心犹冀话梨花。  
再来人已仙凡隔，凄绝江南何梦霞。  
书生投笔请长缨，情障消除事远征。  
不愿成名愿裹革，良缘重证祝来生。

翟楚材：

梦款银屏到若耶，工愁平子尚无家。  
剧怜桦烛高烧夜，才照红妆泪已赊。

红蕉剥尽心将碎，黄檗茹残苦尚含。  
吐到缠绵丝上箔，同功无茧怨春蚕。  
骚怨连番托楚词，杜鹃春恨夕阳知。  
如何才损香桃骨，又被并刀杀藕丝。  
比目王余未乞盟，武昌鱼惨校人烹。  
徐陵别有伤心处，愁倚东风数落英。

何警秋：无端双陨连城璧，谁道天公非虐。筠带啼痕，梨留梦影，一缕深情如昨。春魂依约。且咽住悲哀，平情商榷。负笈东瀛，寸心肯被微名缚。早知百年一梦，愿室家捐弃，形骸抛却。料得佳人，并肩携手，闲跨仙山鸾鹤。黄泉碧落，且两处追寻，仙踪何着。敢爱浮生，避沙场剑锷。

——《台城路》

吴听猿：弄珠玑哀梨竞爽，艳情真怕回首。断魂玉陨香销后，听澈声声莲漏。难再覩，问那得英雄肝胆仍如旧，似无还有。看殉国如生，殉情加矢，空剩灞桥柳。脂粉狱，凭仗白描圣手。盥薇庄诵良久，沉冤孽海空明镜（指双热先生《孽冤镜》），不让王前卢后，怜翠袖，更秦柳苏辛，题遍词千首。幽魂安否？叹仆本恨人，相思入骨，无语数红豆。

——《陂塘柳》

李沅芷女士：

底事文人苦费才，情苗爱叶笔轻栽。  
啼鹃血与哀猿泪，迸向毫端涌溢来。  
埋香对泣太无端，天遣相逢欲绝难。  
郎纵多情依薄命，茂陵旧曲不须弹。  
不许痴情越礼防，相思味苦自甘尝。

梨花拼向东风陨，总为怜才惹断肠。  
绝命词成恨自殄，缠绵犹是旧娇憨。  
生虽不作鸳鸯偶，结得知音死亦甘。  
一缕魂先取次销，英雄事业未能抛。  
名成身死酬知己，始信佳人慧眼高。  
语到椎心忍泪看，哀词一读一辛酸。  
唤醒世上痴儿女，情网深罹解脱难。



# 目 录

|       |         |     |
|-------|---------|-----|
| 第一章   | 葬花..... | 1   |
| 第二章   | 夜哭..... | 6   |
| 第三章   | 课儿..... | 12  |
| 第四章   | 诗媒..... | 17  |
| 第五章   | 芳讯..... | 23  |
| 第六章   | 别秦..... | 28  |
| 第七章   | 独醉..... | 34  |
| 第八章   | 赠兰..... | 40  |
| 第九章   | 题影..... | 47  |
| 第十章   | 情耗..... | 53  |
| 第十一章  | 心潮..... | 58  |
| 第十二章  | 情敌..... | 63  |
| 第十三章  | 心药..... | 68  |
| 第十四章  | 孽媒..... | 73  |
| 第十五章  | 渴暑..... | 78  |
| 第十六章  | 灯市..... | 83  |
| 第十七章  | 魔劫..... | 89  |
| 第十八章  | 对泣..... | 95  |
| 第十九章  | 秋心..... | 102 |
| 第二十章  | 噩梦..... | 107 |
| 第二十一章 | 证婚..... | 112 |
| 第二十二章 | 琴心..... | 118 |
| 第二十三章 | 剪情..... | 126 |
| 第二十四章 | 挥血..... | 131 |
| 第二十五章 | 惊鸿..... | 135 |
| 第二十六章 | 鹃化..... | 139 |
| 第二十七章 | 隐痛..... | 145 |
| 第二十八章 | 断肠..... | 150 |
| 第二十九章 | 日记..... | 155 |
| 第三十章  | 凭吊..... | 162 |

# 第一章 葬花

曙烟如梦，朝旭腾辉。光线直射于玻璃窗上，作胭脂色。窗外梨花一株，傍墙玉立，艳笼残月，香逐晓风。望之亭亭若缟袂仙，春睡未醒，而十八姨之催命符至矣。香雪缤纷，泪痕狼藉，玉容无主，万白狂飞，地上铺成一片雪衣。此时情景，即上群玉山头，游广寒宫里，恐亦无以过之。而窗之左假山石畔，则更有辛夷一株，轻苞初坼，红艳欲烧，晓露未干，压枝无力，芳姿袅娜，照耀于初日之下，如石家锦障，令人目眩神迷。寸剪神霞，尺裁晴绮，尚未足喻其姿媚。至墙东之梨花，遥遥相对，彼则黯然而泣，此则嫣然而笑。两处若各辟一天地，同在一境，而丰神态度，不一其情，荣悴开落，名殊其遇。此憔悴可怜之梨花，若为普天下薄命人写照者，相对夫弄姿斗艳、工妍善媚之辛夷，实逼处此，其何以堪。梨花满地不开门，花之魂死矣。唤之者谁耶？扶之者谁耶？怜惜之者又谁耶？时则有残莺三四，飞集枝头，促咽啼声，若为花吊，此外则空庭寂寂。惟有微风动枝，碎片飞舞空中，作一场白战而已。

乃俄焉而窗辟矣，有人探首外望矣。其人丰致潇洒，而神情惨淡，含愁思，露倦容，固知为替花担忧而一夜未睡者。时彼倚窗而立，其目光直注射于半残之梨花，讶曰：“一夜东风已堕落如斯矣，吾可爱之梨花乎，胡薄命竟乃尔耶！”语时微闻叹息。窗左之辛夷与窗内之人，固甚接近。晓日浓烘，迎面欲笑，霞光丽彩，掩映于衣袂间，而彼则视若无睹，似不甚注意者。咄咄，彼何人斯？对于已残之梨花，何若是之多情耶？对于方开之辛夷，又何若是之无情耶？人之所弃，彼独爱之；人之所爱，彼独弃之，彼非别有怀抱而为情场中之奇人耶？彼何人斯，则苏台梦霞生是。

“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此诗人欺人语也。“惜花春起早，爱月夜眠迟。”此诗人写真语也。有人于此，春宵不再，竟教推月而闭窗；长夜未阑，不解照花而烧烛，此无情之俗物耳。世之多情人，无不钟情于花月。既钟情矣，无不以爱惜示表情之作用。花好月圆，一年几度，曾谓自负多情者，而忍恋恋于黑甜乡，撇月抛花，辜负此无价之韶光哉。梦霞生栖身寓馆，宿迹穷乡，繹绪羁愁，无可告诉。所可借以为寂寞中之良伴、凄凉中之腻友者，惟此庭前之二花耳。此二花也，梦霞不啻视为第二生命，爱惜之惟恐不至，保护之惟恐不力。日则见花于羹，夜则见花于梦。花之色与香，花之魂与影，时时氤氲缭绕于梦霞之心舍，萦回往复于梦霞之脑海。此时闻乱鸟之悲啼，便披衣而急起，试回思其未起之前，并递想其未睡之前。盖昨夜恰值月圆三五，花放万株。大好良宵，正逢客里。梦霞不忍抛掷此一刻千金之价值，蹀躞徘徊于花之下者，不知其若干次。时而就花谈话，时而替花默祝。或对影而长嗟，或攀枝而狂舞。独立独行，痴态可掬。洎乎银壶漏尽，灯花案眠，夜深寒重，砭骨难支，始别花而就枕。鲤鱼双目，彻夜常开，花魂随之以俱来，睡魔驱之而径去，直至东方既白，固未尝稍合其眼帘也。

虽然，梦霞多情矣。梦霞多情而以花为命矣，则当抱博爱主义，胡独注情于梨花而忘情于辛夷耶？梦霞非有所偏爱也，情有所独钟也。梦霞寓居此馆，仅阅二旬余。其初来之时，已未及见梨花之盛开矣，枝枝带雨，憔悴可怜，片片随风，飘零莫定。花如有情，见梦霞来，忽敛泣容，开笑靥，以欢迎此多情之主人翁。梦霞于舟车劳顿之余，来此举目无亲之地。凄凉身世，黯淡生涯，偏与此薄命之梨花无端会合。其相怜相惜之情，如磁引针，如汤融乳。此中感情的同化作用，有不知其所以然者。而彼辛夷一株，则正胭脂初染，蜂蝶未知，

嫩畏人看，炙愁日损，桃羞杏让，妩媚动人。梦霞则殊淡漠视之，盖相形之下，此虽可爱，彼更可怜。梦霞意兴萧条，性情凄恻，常处于憔悴寂寞中，与繁花热闹殊不相宜。其惜花之心事具有别情，故护花之精神不无偏属也。

当时，梦霞推窗而望，惨见夫枝头褪雪、地上眠痕，一片白茫茫，触眼剧生悲痛。梦霞惜花而早起，花已弃梦霞而长逝耶。痴望良久，逡巡退入室中。徐从左室门出，绕回廊、上庭阶，一路琼瑶踏碎，步步生香，径趋树旁。以臂抱树而泣曰：“吾可爱之梨花乎，花魂安在？梦霞来矣。薄命哉花乎，托根于寥寂无人之境，重门静掩，深锁东风，不求人知，不邀人赏，而偏与我穷愁之客，结短促之缘。花开我不见，花落我才来。寻芳有意，去已嫌迟。花之命薄矣，我之命不更薄耶！我若早来数日，则正值乍开时节，玉鳞点点，素艳亭亭，月夕风晨，吾犹得独凭栏杆，饱接花之香色。我若迟来数日，则已被风欺雨溅，玉碎珠沉，倩影不留，残香难觅，虽独对空枝，亦增伤感。然已属过后之思量，总不敌当前之惆怅。乃不自我先，不自我后，邂逅之时，便是别离之候，冥冥中若有为之颠倒作合胡乱牵引者。‘共月不为迷眼伴，与春先作断肠媒。’酷哉！专制之东皇，既已风力逼花残生，复借将死之花魂沦我于悲境。我欲叫天阍、叩碧翁，胡愤愤若是！纵此香国魔王施其摧残手段，以流毒于莺花世界耶！”呜呼，梦霞殆其痴矣，花岂真能解语者，而与之刺刺不休耶？委地之花，永无上枝之望，而风姨肆虐，且乘梦霞神伤魂断之时，胡使之增其悲痛。一阵狂吹乱打，树上落不尽之余花，扑簌簌下如急雨，乱片飞扬，襟袖几为之满。梦霞上抚空枝，下临残雪，不觉肠回九折，喉咽三声，急泪连绵，与碎琼而俱下。大声呼曰：“奈何，奈何！”花真有知，闻梦霞哭声，魂为之醒矣。强起对梦霞作回风之

舞。若既感其一片痴情，而尚欲乞怜于死后者。梦霞自念：我既为花之主人，当尽其保护之责。今目睹其横被摧残之惨，已等于爱莫能助。则此花死后之收场，舍我更又谁属？忍再使之沾泥堕溷、飘荡无依耶？于是徐扑去其衣上之花瓣，径返室中，荷锄携囊而出。一路殷勤收拾，盛之于囊。且行且扫，且扫且哭，破半日功夫，而砌下一堆雪，尽为梦霞之囊中物矣。梦霞荷此饱盛花片之锦囊，欲供之于案上乎？或藏之于箱中乎？则此花遗蜕，尚在人间，此时虽暂免泥污，他日恐仍无结果。欲投之于池中乎？则地非园林，何处觅一泓清水。梦霞急欲妥筹一位置之法，而踌躇再四，不得一当。忽猛省曰：“林颦卿葬花，为千秋佳话。埋香冢下畔一块土，即我今日之模型矣。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多情人用情固当如是。我何靳此一举手，一投足之劳，不负完全责任而为颦卿所笑乎？”语毕复自喜曰：“我有以慰知己矣。”遂欣然收泪，臂挽花锄，背负花囊，抖擞精神，移步近假山石畔。

嗟嗟，匆匆短梦，催醒东风；渺渺相思，恨生南国。地老天荒，可怜人会当此日；蜂愁蝶怨，伤心者何以为情。梦霞既至假山石畔，寻得净土一方。锄之成窖，旋以花囊纳诸其中。后以松土掩其上，使之坟起，以为后日之认识。料理既毕，复入室取案上常饮之玻璃杯，倾瓶出酒少许，再至冢前，向冢之四围遍洒之。此时，梦霞之面上突现出一种愁惨凄苦之色，盖彼忽感及夫身世之萍飘絮荡，其命之薄，正复与此花如出一辙。薄命之花，犹得遇我痴人痛怜深惜，为之收艳骨、卜佳城。草草一，魂栖有所，不可谓非此花之幸也。而我则潦倒半生，凄凉孤馆，依人生活，断梗行踪，子期不逢。流水长逝，那知今日又是明朝。前途无路，后顾难堪，我生不辰，命穷若此，谁从死后识方千耶？于是高吟颦卿“侬今葬花人笑痴，他年葬侬知是谁”之

句，不觉触绪生悲，因时兴感：莺花易老，天地无情，叹韶光之不再，望知己兮云遥。对此茫茫，百端交集，苍凉感喟，不知涕泗之何从。埋香冢前之颦卿，犹有一痴宝玉引为同调，今梦霞独在此处继续颦卿之举，颦卿固安在耶？笑梦霞之痴者何人耶？能与梦霞表同情而赔泪者又何人耶？梦霞之知己，则仅此冢中之花耳。梦霞乃含悲带泪，招花魂而哭之曰：“冢中之花乎，三生痴梦，醒乎？否乎？汝命何短，我恨方长。香泥一掬，以安汝骨；芳草一丛，以伴汝魂；惨酒一杯，以为汝奠；凄禽一声，以为汝吊。汝其知也耶？其不知也耶？嗟嗟，旧日风情，今成泡影，却悲净质，犹在尘寰。燕子楼不堪回首，空留盼盼之名。牡丹亭果否还魂，谁见亭亭之影。然而笳声咽月，文君有归汉之期；指印留环，玉箫践再生之约。花如知感，则来岁春回，应先着东风，早胎异卉，以偿余之深情，慰余之痴望耳。”梦霞至此，已哭不成声矣。历碌半日，心碎神疲，加以昨夜未曾安枕，经此剧痛，体益不支，遂返身入室。庭前又寂无一人，惟有新坟一尺，四围皆梦霞泪痕，点点滴滴，沁入泥中，粘成一片而已。

## 第二章 夜哭

小院春深，亚枝日午，炊烟缕缕，摇曳空中，正黄粱饭熟时矣。梦霞自晨起后，即赴树下，拾花、葬花、哭花，瘁心殚力，半日于兹。入室后体倦欲眠，而馆僮适取午膳至。须臾饭毕，饮清茗一杯以醒诗脾。环行于室中者数周，仍倚窗而立，时辛夷方大开，映日争光，流霞成彩，突然触其眼帘。梦霞对之而叹曰：“彼何花乎，若斯之艳也。倚托东风之势，逞姿弄媚，百六韶光，几为渠占尽。亦知名花易老，好景不常。后封姨之恩威并用，其手段至辣，其施放至公。此花既受其吹嘘，必仍被其摧折，后日亦终与冢中之花，同归于尽。猩红万枝，吾视之直点点血泪耳。”梦霞独自沉思，满目闲愁，苦难摆脱，乃就案头，擘笺拈管，赋诗二首曰：

### 梨花

幽情一片堕荒村，花落春深昼闭门。  
知否有人同溅泪，问渠无语最销魂。  
粉痕欲化香犹恋，玉骨何依梦未温。  
王孙不归青女去，可怜辜负好黄昏。

### 辛夷(即木笔)

脱尽兰胎艳太华，蕊珠宫里斗春花。  
枝晓露容方湿，隔院东风信尚赊。  
锦字密书千点血，霞纹深护一重纱。  
题红愧乏江郎笔，不称今朝咏此花。

书竟，复朗诵一遍，搁笔沉吟，百无聊赖。继念香魂虽有依归，新冢尚无表识，于心不能无歉。梦霞固擅雕龙之技者，乃取白石一方，而平之，伏案奏刀，二时始就。其文曰：

### 梨花香冢

己酉三月青陵恨人题呼馆僮持去，立之冢前。而梦霞此时实倦极矣，遂倒榻而眠，沉沉睡去，不复知夕阳之西下也。金乌没影，珠蚌

剖胎，一天凉意，满地流波。比及梦霞醒时，已月移花影上栏杆矣。壁上时钟正叮当敲十下。月光从窗罅透入帐中，照衾枕上花纹尽现。时觉寒气骤加，梦霞深深拥被，方拟重续残梦，忽闻隐隐有呜咽之声，不知何自而至。梦霞大惊异，倦眼朦胧，豁然清醒。侧耳静聆，细察其声浪所传出之方向，则决其为来自窗外者。哭声幽咽，凄凄切切，若断若续，闻之令人惻然心动。梦霞惊定而怖，默揣此地白昼尚无人迹，深夜何人来此哀哭？呜呼，噫嘻！吾知之矣，是必梨花之魂也。彼殆感余埋骨之情，于月明人静后来伴余之寂寞乎？阅者诸君，此不过梦霞之理想，实亦事实上所决无者也。

梦霞胆骤壮，急欲起而窥其究竟。披衣觅履，蹑行至窗前，露半面于玻璃上，向外窥之。瞥见一女郎在梨树下，缟裳练裙，亭亭玉立。不施脂粉，而丰致娟秀，态度幽闲，凌波微步，飘飘欲仙。时正月华如水，夜色澄然，腮花眼尾，了了可辨，是非真梨花之化身耶？观其黛蛾双蹙，抚树而哭，泪丝界面，鬟低而纤腰欲折。其声之宛转缠绵，凄清流动，如孤鸾之啼月，如雏雁之呼群，一时枝上栖禽，尽闻声而惊起。哭良久，忽见女郎以巾拭泪，垂颈注视地上，状甚惊讶。旋回眸四瞩，似已见新冢上之碑识，纤腰徐转，细步行来。既至冢前，遽以纤掌摩抚碑文，点首者再。继巡视冢前一周，又低眉沉思半晌，而哭声又作矣。此次之哭，比前更觉哀痛，呜呜咽咽，凄入心脾，与顰卿之哭埋香冢，诚可谓无独有偶。此时梦霞与女郎之距离，不过二三尺地。月明之下，上面鬟角眉尖，下而袜痕裙褶，无不了然于梦霞之眼中，乃二十余绝世佳人也。梦霞既惊其幽艳，复感其痴情，又怜其珊珊玉骨，何以禁受如许夜寒，一时魂迷意醉，脑海中骤呈无数不可思议之现象。忽闻铮然一声，梦霞如梦初醒，盖出神之至，不觉以额触玻璃作声也。再视女郎，则已不见，惟有寒风惻惻，



凉月纷纷，已近三更天气矣。无可奈何，乃复就枕。此夜之能安睡与否，则梦霞未以告作书者，以意度之，固当为梦霞诵《关雎》三章耳。

咄咄，女郎何来？女郎何哭？哭又何以哀痛至？是哭花耶？哭冢耶？抑别有所苦耶？吾知女郎殆必与梨花同其薄命，且必与梦霞同具痴情。其哭也，借花以哭已耳。呜呼！梦霞幸矣，茫茫宇宙，固尚有与之表同情而赔泪者乎！潇湘沉恨，万劫不消；顽石回头，三生可证。盖此夜之奇逢，即梦霞入梦之始矣。

阅者诸君亦知此女郎果为何如人乎？女郎固非梨花之魂，乃梨花之影也。此薄命之女郎与多情之梦霞，皆为是书中之主人翁，欲知女郎之来历，当先悉梦霞之行踪。梦霞姓何名凭，别号青陵恨人，籍隶苏之太湖。其生也，母梦彩霞一朵，从空飞下，因以梦霞为字。家本书香，门推望族，父某为邑名诸生，生女一、子二，长字剑青，次即梦霞也。梦霞以生有梦异，父母尤钟爱之。双珠双璧，照耀门楣，亲友咸啧啧忻羨。梦霞幼时，冰神玉骨，头角崭然，捧书随兄，累累两小时了了，誉噪神童，长更盘盘，人呼才子。其父每顾梦霞而喜曰：“得此佳儿以娱晚景，世间真乐无过于是。”父本淡于功名，且以梦霞非凡品也，不欲其习举子业、入名利场。梦霞乃得专肆力于诗古文辞，旁览及夫传奇野史，心地为之大开。而于诸书中尤心醉于《石头记》，案头枕畔顷刻不离。前生夙慧，早种情根；少小多愁，便非幸福。才美者情必深，情多者愁亦苦。《石头记》一书，弄才之笔，谈情之书，写愁之作也。梦霞固才人也、情人也，亦愁人也。每一展卷，便替古人担忧，为痴儿叫屈。莺春雁夜，月夕风晨，不知为宝、黛之情挚缘慳，抛却多少无名血泪，而于黛玉之葬花寄恨、焚稿断情，尤深惜其才多命薄，恨阔情长。时或咄咄书空，悠然遐想，冀